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國家与革命”

上海人民出版社

4074

“國家与革命”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1/2 字數 10,000

1956年8月第1版

195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

統一書号：3074·112

定 价：(7) 0.07 元

“國家与革命(馬克思主义关于國家的学說与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务)”是列寧的天才著作,是馬克思列寧主义宝庫中極寶貴的貢獻。这一著作載在“列寧全集”第4版第25卷中。列寧在这个著作中恢复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國家的真正学說,保衛了这个学說,使它免受机会主义者的歪曲,深刻而全面地闡明了國家的歷史問題和理論問題,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國家的理論。

列寧是在1917年8月—9月,在秘密工作的狀態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續進行的情況下和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寫完“國家与革命”這本書的。这是日益增長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之間的斗争業已尖銳化的时期,这是革命發展的決定性时期,当时布尔什維克党揭穿了小資產階級政党旨在反对劳动群众的政策,爭取了工人階級中、苏維埃中的多数,把千百万農民吸引到了無產階級革命方面來。布尔什維克党在群众中展开了巨大的政治工作,訓練他們准备進行社会主义革命。

列寧在這本書的初版序言中指出,关于國家的問題、关于無產階級社会主义革命对國家的联系問題在这个时期“不僅獲得了实际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因为这个問題是关系到群众說明,为着使自己从資本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应当在最近將來做些什么事情的問題”

(列寧：“國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2 頁)。

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加速并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因此，正如列寧所指出，資產階級國家對勞動群眾的壓迫也就愈益駭人听闻了。戰爭所造成的空前慘禍和災難使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困苦得不能忍受。革命運動日益增長起來。列寧的四月提綱（1917 年），布爾什維克黨的四月代表會議（1917 年）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六次代表大會（1917 年）對於準備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具有歷史性的意義。列寧在四月提綱中提出了爭取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天才計劃。布爾什維克黨以其先前的全部鬥爭為實現這個偉大任務而做好了準備。布爾什維克黨的四月代表會議齊心一致地團結在列寧和斯大林的周圍，抱定了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方針。1917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3 日在彼得格勒秘密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六次代表大會，使全黨的目標指向武裝起義、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領導代表大會的斯大林，在其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的工作的報告和關於政治形勢的報告中明確地確定了布爾什維克黨在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中的策略路線，并且出色地捍衛了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首先勝利的理論，駁斥了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說：“很有可能，俄國正是開辟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斯大林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74 頁）。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工人階級取得了力量以及對勝利的信心，并且為怎樣和用哪些方法來保證這個勝利的問題找到了答案。按照列寧的意圖，“國家与革命”這本書應該包括從理

論上探討关于國家的問題和从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概括 1905 — 1907 年和 1917 年的俄國革命的經驗。列寧這一著作有下列數章：第 1 章，階級社會與國家；第 2 章，國家與革命。1848 至 1851 年的經驗；第 3 章，國家與革命。1871 年巴黎公社的經驗。馬克思的分析；第 4 章，續上。恩格斯的補充解釋；第 5 章，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第 6 章，馬克思主義之被機會主義者所庸俗化。書的第 2 部分還應該有特別的（第 7）一章，即“1905 年和 1917 年俄國革命的經驗”。列寧寫道：“本章所標明的題目，如此廣闊無垠，是可以而且應當寫幾卷書來論述它的。在這本小冊子中，當然只好限于說明那些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國家政權的任務有直接關係的最主要的經驗教訓”（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30 頁）。

1917 年 11 月 30 日，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的初版書後中，說明了他之所以沒有來得及寫完第 7 章，是因為被“1917 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機所‘妨礙’了。這種‘妨礙’只可引為慶幸。……作出‘革命的經驗’總是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為愉快，更為有益”（同上書，第 131 頁）。當時列寧把他的全部力量都用來直接準備和進行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斯大林又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理論。

列寧在其著作“國家與革命”中，廣泛地研究了關於國家理論的問題。在這本書中全面而深刻地闡明了國家與階級社會和革命的聯繫，指出了國家的起源、本質和特徵，確定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對各種形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態度，論證了工人階級奪取政治統治權（無產階級專政）的規律性和必然性。列寧給小資產階級、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

無政府主義者和半無政府主義者(布哈林的)對國家的觀點以致命的打擊,並從思想上粉碎了機會主義的狂熱的代表、歪曲馬克思關於國家的學說的考茨基。考茨基掩飾資產階級民主的階級本質,否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列寧在這個著作中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指出了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階級的階級鬥爭經驗在這個學說中的作用和意義。列寧駁斥了這樣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斷言:馬克思主義中的主要點是階級鬥爭的思想,“誰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是沒有離開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策範圍的人。……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展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於此。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試驗對馬克思主義的真正了解和承認”(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頁)。

列寧全面而深刻地闡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在“國家與革命”這本書中對國家的本質下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定義,並極其明確地指出了國家產生的條件,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歷史作用問題和國家的意義問題的基本思想。

列寧在第1章中特別有力地強調指出,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性產生了國家。列寧寫道:“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凡是階級矛盾在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限度內便產生國家。倒轉來說:國家之存在,就證明階級矛盾之不可調和”(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頁)。在出現了階級,因而也出現了階級矛

盾的社会中，才產生作为階級統治机关的國家。國家并不是突然產生的，也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完备的形式。國家是随着社会分裂为各个階級和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列寧在其著作“國家与革命”中指出，資產階級的理論家，特别是小資產階級的理論家，虽然迫于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認僅僅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的地方才有國家，但是他們却認為國家似乎不是階級統治的机关，而是“調和階級的机关”。在1917年，当关于國家的意义和作用的問題在实际上已作为消滅資產階級國家和建立無產階級國家的問題而提出來的時候，無產階級的死敵——俄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也完全滾到这种以國家來“調和”階級的理論方面去了。在揭穿革命馬克思主义的敌人时，列寧指出，馬克思主义的敌人把國家描述为調和階級的机关，这是企圖剝奪被压迫階級为推翻其压迫者而斗争的一定的工具和方式。列寧揭示和指出了資產階級國家对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敌視，并且強調指出，在資本主义的条件下，任何國家，不論其表現形式如何，都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机关，都是資產階級專政。列寧寫道：“各資產階級國家虽然形式非常繁雜，但它們的本質是同一的：所有这些國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列寧：“國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6頁）。

在揭露掠夺和剝削劳动群众与殖民地人民的帝國主义國家（美國、英國等）的反動的、侵略的本質时，列寧指出，这些國家随着軍事機構的加强而变成了这个或那个財政資本为統治世界而屠殺千百万生灵的战争惡魔。

馬克思主义教導說，夺取政权的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

掌握和使用資產階級用來壓迫工人階級的旧的資產階級的軍事官僚的機器；而應該破壞它，粉碎它，消滅它。馬克思的这个思想最初表述在“路易·波拿巴政變記”(1852年)這部著作中，這思想是馬克思關於國家學說中的一个極重要的結論，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規律。而正是馬克思的这个極重要的結論被考茨基所“遺忘”、抹煞和歪曲了。考茨基以改良主義者關於獲得國會中的多數并在資產階級國會制共和國的範圍內建立駕乎政府之上的全權國會的這種議論，來暗中偷換馬克思關於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革命理論。右翼社會黨人就是沿着這條道路走的。

他們背叛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企圖拯救資本主義，因而要求以與資產階級妥協和合作來代替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要求保存似乎是为全體人民的利益而服務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光輝地証實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必要性的理論原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廢除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并建立了蘇維埃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在這部著作的第2章中揭示了并科學地論証了國家與革命以及革命與國家的關係問題。機會主義者曾用一切力量和方法來迴避并歪曲這個問題。正如列寧所教導的，國家政權的問題是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政權集中在哪一個階級或哪一些階級手中；哪一個階級或哪一些階級應該被推翻；哪一個階級或哪一些階級應當掌握政權，這就是這個問題的實質和內容。

“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破壞‘行政機關’以及整個國家機關，而代之以由武裝工人構成的新機關”(列寧：“國家與革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25頁)。列寧恢復了馬克

思和恩格斯关于摧毁資產階級國家机器的必要性的思想，并在其著作“國家与革命”中進一步發展了这种思想，提出了消滅資產階級机关和建立無產階級國家的具体綱領，并且从思想上武裝了布尔什維克党和工人階級为推翻地主与資本家的政权而斗争。列寧指出：“被压迫階級的解放，不僅非有强力革命不可，并且非消滅統治階級之所建立……的國家政权机关不可”（列寧：“國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頁）。

列寧在保衛和發展馬克思主义关于破坏資產階級國家机器时，揭穿了一般地“炸毀”和“廢除”國家的反馬克思主义的、無政府主义的理論，并且証明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迫切的必要性。

列寧寫道：“無產階級必需有國家政权，集中的权力組織，强力組織，既用以鎮压剝削者的反抗，又用以領導極廣大民众——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來‘調整’社会主义經濟”（同上書，第26頁）。列寧在“國家与革命”這部著作中全面地論証了無產階級民主制是新的、最高类型的民主制，是社会主义民主制的这一學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大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第一次起來不僅实行獨立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獨立参加日常管理”（同上書，第127頁）。列寧指出，推翻資產階級和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时期“是階級斗争空前殘酷……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國家也就必然是新式的民主國家，即供無產者和一般窮人享受的民主國家，必然是新式的專政國家，即为反对資產階級而施行的專政國家”（列寧：“國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6頁）。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是按社会和平發展的方式

產生的，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結果。列寧按這一觀點來確定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是在保持無產階級領導作用的條件下工人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階級的聯盟。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在為奪取和鞏固工人階級專政的鬥爭中應當起決定性的作用。這樣的黨，即新型的黨，早在1917年革命以前很久就為列寧斯大林建立起來了。列寧和斯大林教導說，沒有這樣的黨，勞動群眾就不可能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不可能奪取國家政權並開始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這部著作中論證了這個結論：“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當然不能不產生很多的和很繁雜的政治形式，但在本質上卻不免是同一的：無產階級專政”（同上書，同頁）。實際生活完全証實了這個結論。在蘇聯，工人階級專政表現為蘇維埃政權的形式。蘇維埃團結着最廣泛的羣眾。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權像蘇維埃政權這樣受到工人階級和農民的支持。列寧說過：“蘇維埃政權是勞動群眾所找到的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它是正確的，並且是不可戰勝的”（“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29卷，第225頁）。

在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阿爾巴尼亞，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是由新型的國家——人民民主共和國來實現的。各人民民主國家運用蘇維埃國家的豐富經驗，摧毀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並以新的國家機器來代替它。列寧把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描述為殘酷的階級鬥爭的時期。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列寧在指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下民主制度的根本改變時，揭穿了資本主義民主乃是殘缺不全的虛偽的民主，

是剝削者和壓迫者的民主，並且強調指出，從資本主義民主向前發展到共產主義，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標誌着新的最高類型的民主，即工人階級和一般勞動人民的民主。而在向共產主義前進的運動中，列寧的天才著作“國家與革命”（它貫穿着對敵視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的不調和的戰鬥精神），曾經是而且今後仍然是工人階級、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武器。

在第3章中，列寧從理論上概括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從而得出了下面的天才結論：蘇維埃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最好的、最適當的國家形式。這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大大地前進了一步。“假如列寧曾經屈服於馬克思主義的字句，沒有敢於用關於蘇維埃共和國這一適合新歷史環境的新原理來代替恩格斯所規定的一個舊的馬克思主義原理，那麼我們黨，我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又會處於什麼境況呢？那我們黨就會陷於黑夜徘徊的地位，蘇維埃就會陷於瓦解，我們就不會有蘇維埃政權，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會遭到嚴重的損傷。無產階級就會遭到了失敗，而無產階級的敵人就會獲得了勝利”（“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73頁）。

在第4章中，列寧寫道：“我們所抱定的終極目的，是要消滅國家，就是說，要根本消滅任何有組織和有系統的強力，任何加於人們的強力。我們並不期望有一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数的原則的社會制度到來。但是，我們既趨向於社會主義，我們就深信社會主義將轉變為共產主義，而到那個時候，就根本不會有任何必要來對人們施用強力，不會有任何必要來使這一個人服從於另一個人，使這一部分居民

服从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們將習慣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碼条件，而不需要有強力和服从”（列寧：“國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86 頁）。

在第 5 章中，列寧在探討关于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時，証明了从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社会主义向第二階段即高級階段的过渡是逐漸的过程。列寧寫道：“已由整個發展論和全部科学所完全确切判明了的……就是在歷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資本主義过渡到共產主義的特別时期或特別階段”（列寧：“國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90 頁）。在这个过渡时期中的國家只能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在“國家与革命”這部著作中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產主義社会兩個階段的學說。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会主义是直接代替資本主義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必然帶上資本主義的“胎記”。为了克服資本主義在人們生活和意識中的殘余，就要求社会主义國家進行巨大的和長期的組織經濟和文化教育的工作。蘇維埃社会主义國家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產主義的具有決定性的工具。列寧指出，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之間的差別是在于在生產力的發展程度上和在社会的經濟成熟程度上有所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產資料已經不是某些個人的私有財產，而是归全社会所有了”（同上書，第 97 頁）。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所支配的原則是“各尽所能，按勞取酬”。

列寧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進一步發展，能完全消滅階級差別的一切殘余，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原則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列寧探討了从資本主義过渡到共產主義的时期中必然會有的極重要的政治問題：关于進一步擴大和加深

社会主义民主制以及在國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國家生活中教育原則与强制原則的关系問題。

在第6章中，列寧研究了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的問題。他指出，由于忽視無產階級革命对國家的关系問題，因此產生了对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把它完全庸俗化。列寧寫道：“一般整个看來，我們可以說，由于在無產階級革命对國家的关系問題上采取了既有利于机会主义又培养机会主义的这种迴避态度，結果就產生出对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把它完全庸俗化”（列寧：“國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1頁）。

列寧在这个經典著作中所發展的和原理，用为推翻帝國主义資產階級的統治、破坏資產階級剝削者的國家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即社会主义國家而斗争的明确綱領武装了各國的共產党人。“國家与革命”一書在巩固社会主义國家和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事業中起了卓越的作用。列寧的这部著作在过去和現在都是國際工人运动的行动指南，它有助于在政治生活中确定方針，認清自己的敌人和叛徒而不論他們戴上了什么样的假面具。

列寧在“國家与革命”中所提出的極為丰富的理論原理，在列寧后來的一些著作如“無產階級革命与叛徒考茨基”（1918年）、“無產階級專政时代的經濟和政治”（1919年）、“关于以自由与平等的口号欺騙人民”的演說（1919年）、“关于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与报告”（1919年）以及其他著作中，獲得了進一步的創造性的發展。还在列寧活着的时候，他的偉大战友斯大林就發展了列寧的思想。在列寧死后，斯大林把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國家的理論提到了一个新的階段。

斯大林給無產階級專政下了一個經典的定義，指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三個相互聯繫的基本方面：

“(一)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鎮壓剝削者，保衛國家，鞏固和其他各國無產者之間的聯繫，促進世界各國革命的發展和勝利。

(二)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使被剝削的勞動群眾完全脫離資產階級，鞏固無產階級和這些群眾的聯盟，吸引這些群眾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保證無產階級對這些群眾實行國家領導。

(三)利用無產階級政權來組織社會主義社會，消滅階級，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只有把所有這三方面綜合起來，我們才能得到一個完整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1頁)。

在聯共(布)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1939)上的報告中，斯大林說過，列寧認為“國家與革命”這本書的主要任務是要保護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反對機會主義者方面對於這一學說的曲解和庸俗化。列寧曾打算依據蘇維埃政權存在的經驗來寫這本書的第二部分，可是他不幸逝世了。斯大林繼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對蘇維埃國家自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起所經過的兩個主要發展階段、對國家的職能和形式由於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過渡以及國內外環境的改變而發生的變化，做了天才的分析：“第一個階段，就是從十月革命起，一直到消滅各剝削者階級為止的時期。這個時期的基本任務就是鎮壓已被推翻的那些階級的反抗，組織國防以抵禦武裝干涉者的侵犯，恢復工業和農業，準備起消滅資本主義

分子的条件”(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载“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68页)。在这个时期，国家实现了两个基本的职能：镇压国内已被推翻的阶级和保卫国家以防外来的侵犯。第三个职能也就是苏维埃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这职能在这个时期没有得到重大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就是从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分子时起，一直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完全胜利和通过新宪法为止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分子最后的余孽，组织文化革命，组织保卫国家的完全现代式的军队”(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载“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69页)。在这个时期，国内实行军事镇压的职能消失了，出现了国家防范那些偷窃侵吞人民财富的人而保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职能。军事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仍然完全保存着。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也仍然保存下来并且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问题，指出了工会、苏维埃、合作社、青年团在这个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以及党在这个体系中的领导作用。列宁教导说，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斯大林在研究无产阶级与农民劳动群众结成联盟的形式问题时写道：“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这个联盟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国家的领导者，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

党分掌領導”(“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7頁)。根据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歷史經驗，斯大林得出了結論，即在資本主义包圍仍然存在的情況下，苏联也可以建成共產主义社会。

斯大林概括了苏联的經驗，并且強調指出國家在从資本主义到共產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的決定性作用，从而得出了天才的結論，即在資本主义包圍尚未消滅，資本主义包圍尚未被社会主义包圍所代替的情況下，即使在共產主义时期國家仍有保存的必要。

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書中，又一次指出，在資本主义包圍的条件下，必須全力加强社会主义國家。

列寧和斯大林关于國家問題的天才著作，在为苏联的進一步巩固、为社会主义的勝利、为苏維埃國家轉变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國家的斗争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粉碎希特勒德國和日本帝國主义者的斗争中，都具有極其偉大的意义。列寧和斯大林的天才著作武裝着联共(布)党和苏联人民，为在苏联建成共產主义社会而斗争。

列寧斯大林关于國家的理論是各人民民主國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國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共產党和工人党的思想武庫中的强大武器。这些國家的共產党和工人党正为全力巩固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劳动人民的政权、为建成社会主义而進行忘我的斗争。

这一理論是資本主义和殖民地國家的共產党在爭取擺脫帝國主义枷鎖和爭取社会主义勝利的英勇斗争中的指南。

参 考 書 目

“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25卷(“國家与革命。馬克思主义关于國家的学說与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务”);

第28卷(“無產階級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3月2日至6日，——上关于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与报告。3月4日”);

第30卷(“無產階級專政时代的經濟和政治”)。

“斯大林全集”，第6卷(“論列寧主义基礎。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学的講演”);

第8卷(“論列寧主义的几个問題”)。

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載“列寧主义問題”，第11版，莫斯科，1947年。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莫斯科，1951年。

“苏联共產党(布)歷史簡明教程”，莫斯科，1952年。

篇名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著者 杰尼索夫(А. И. Денисов)

譯者 千山

譯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12卷